

在本文件中，农业包括生产粮食的所有部门，如种植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渔业及林业。

- J. Dreze和A. Sen. 2011. “摆正增长的位置”。《展望》，2011年11月4日（参见<http://www.outlookindia.com/article.aspx?278843>）。
- J. Hoddinott和Y. Yohannes. 2002. 《膳食多样化：一项家庭粮食安全指标》。华盛顿特区，粮食与营养技术援助项目，教育发展学院。另参见粮农组织. 2011. 《家庭及个人膳食多样化衡量准则》。罗马。
- 粮农组织. 2009. 《2009年粮食及农业状况：畜牧业协调发展》。罗马。
- 粮农组织. 2011. 《2011年世界畜牧业：畜牧业在粮食安全中的作用》。罗马。
- 世界卫生组织. 2004. 《饮食、身体活动与健康全球战略》。瑞士日内瓦。
- J.N. Hall、S. Moore、S.B. Harper和J.W. Lynch. 2009. “全球各地不同的水果、蔬菜消费情况”。《美国预防医学杂志》，第36(5)期：第402-409页。
- 相关参考文献如下：M. Roemer和M.K. Gugerty. 1997. 《经济增长能减轻贫困吗？》。经济改革咨询援助项目二期讨论文件第4号。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HIID）；C.P. Timmer. 1997. 《贫困人口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增长过程中联系起来？》。经济改革咨询援助项目二期讨论文件第17号。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油印本）；F. Bourguignon. 2003. “减贫的增长弹性：诠释各国、各时期之间的异质性”。摘自T. Eicher和S. Turnovsky编辑的《不平等与增长：理论与政策含义》，第3-26页。美国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A. Kraay. 2006. “增长何时才能惠及贫困人口？各国实证”。《发展经济学杂志》，第80(1)期：第198-227页。
- M.K. Gugerty和C.P. Timmer. 1999. 《增长、不平等和减贫：对发展援助的含义》。经济改革咨询援助项目二期讨论文件第50号。美国剑桥，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M. Ravallion. 2001. “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不光关注平均值”。《世界发展》，第29(11)期：第1803-1815页；R.H. Adams Jr. 2004. “经济增长、不平等和贫困：估计贫困的增长弹性”。《世界发展》，第32(12)期：第1989-2014页；A.K. Fosu. 2009. “不平等和组织对贫困的影响：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实证比较”。《发展研究杂志》，第45(5)期：第726-745页。
- Alesina和D. Rodrik. 1994. “分配策略与经济增长”。《经济学季刊》，第109(2)期：第465-490页；T. Persson和G. Tabellini. 1994. “不平等不利于增长吗？”。《美国经济评论》，第84(3)期：第600-621页；A.G. Berg和J.D. Ostry. 2011. “平等与效率：两者之间存在权衡，还是能够齐头并进？”。《金融与发展》，第48(3)期：第12-15页。
- E. Ligon和E. Sadoulet. 2007. 《估计农业总增长对支出分配的影响》。《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文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L. Christiaensen、L. Demery和J. Kuhl. 2011. “农业在减贫中（不断演化的）作用：经验主义视角”。《发展经济学杂志》，第96(2)期：第239-254页。
- M. Ravallion. 1990. “收入对营养不足的影响”。《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38(3)期：第489-515页；S. Subramanian和A. Deaton. 1996. “食物及能量需求”。《政治经济学杂志》，第104(1)期：第133-162页；P.J. Dawson和R. Tiffin. 1998. “估计印度的能量需求”。《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80(3)期：第474-481页；N. Roy. 2001. “有关不同收入组及性别之间收入变化对能量的影响的半参数分析”。《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杂志》，第10(1)期：第93-109页；J. Gibson和S. Rozelle. 2002. “能量需求的弹性有多大？对巴布亚新几内亚城市地区的参数、非参数及半参数研究结果”。《发展研究杂志》，第38(6)期：第23-46页；L. Smith和L. Haddad. 2002. “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减轻营养不足？影响途径有哪些？新的跨国实证研究”。《经济发展与文化变革》，第51(1)期：第55-76页；R. Tiffin和P.J. Dawson. 2002. “能量需求：来自津巴布韦的更多估计数”。《农业经济学杂志》，第53(2)期：第221-232页；A. Abdulai和D. Aubert. 2004. “对坦桑尼亚能量消费的非参数及参数分析”。《粮食政策》，第29(2)期：第113-129页。
- 粮农组织. 2011. 《2010-11年粮食及农业状况。农业中的女性：填性别鸿沟，促农业发展》。罗马。
- Smith和Haddad (2002)（见注释11）；L. Haddad、H. Alderman、S. Appleton、L. Song和Y. Yohannes. 2003. “减轻儿童营养不良状况：收入增长能帮助我们解决多少问题？”。《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17(1)期：第107-131页。
- 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 2012. 《粮食安全及营养全球战略框架》。第二稿，2012年5月，第7页（参见http://www.fao.org/fileadmin/templates/cfs/Docs1112/WGs/GSF/MD976E_GSF_Draft_Two.pdf）。
- M. Mazzocchi、B. Shankar和B. Traill. 2012（即将出版）。《1992年国际营养大会以来全球饮食发展：食用农产品生产部门趋势及政策的影响》。罗马，粮农组织。
- M. Mazzocchi、C. Brasili和E. Sandri. 2008. “膳食结构变化趋势及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标准的符合程度：跨国分析”。《公共卫生营养》，第11(5)期：第535-540页。该项研究涵盖了1961年至2002年的较长时间段，而1992-2007年的趋势与此类似。参见Mazzocchi等(2012)（注释15）。
- 世卫组织. 2011. 《千年发展目标：在实现与健康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上取得的进展》。情况说明第290号。瑞士日内瓦。
- G. Demombynes和S.K. Trommlerová. 2012. 《肯尼亚婴儿死亡率下降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6057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M.A. Subramanyam、I. Kawachi、L.F. Berkman和S.V. Subramanian. 2011. “印度的经济增长与儿童营养不足率的下降有无关联？”。《同行评议开放医学期刊》，第8(3)期（参见<http://www.plosmedicine.org/article/info%3Adoi%2F10.1371%2Fjournal.pmed.1000424>）。
- 世卫组织. 2012. 全球卫生观察站（GHO）数据库（参见<http://www.who.int/gho/en/>）。
- 联合国系统营养问题常设委员会（UNSCN）。2010. 《世界营养形势第六次报告：营养进展》。瑞士日内瓦。
- S. Horton. 1999. “低收入亚洲国家在营养方面的投资机遇”。《亚洲发展评论》，第17(1,2)期：第246-273页。S. Horton. 1992. 《营养干预的单位成本、成本效益和融资》。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952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 Darnton-Hill、P. Webb、P.W.J. Harvey、J.M. Hunt、N. Dalmiya、M. Chopra、M.J. Ball、M.W. Bloem和B. de Benoist. 2005. “微量营养素缺乏症与性别：社会、经济成本”。《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第81(5)期：第1198S-1205S页。
- 微量营养素倡导组织. 2009. 《投资未来》。2009年全球报告（参见http://www.unitedcalltoaction.org/documents/Investing_in_the_future.pdf）。
- B.M. Popkin. 2006. “全球营养动态：全世界正快速朝着以非传染性疾病相关联的饮食结构发展”。《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第84(2)期：第289-298页。
- Mazzocchi等(2012)（见注释15）。
- Omran. 1971. “流行病转变：人口变化流行病学理论”。《米尔班克纪念基金季刊》，第49(4)期：第509-38页。
- 世卫组织. 2009. 《全球健康风险：某些较大风险带来的死亡率和疾病负担》。瑞士日内瓦。
- 世卫组织. 2012. 《肥胖和超重》。情况说明第311号。瑞士日内瓦。
- 有些作者甚至指出营养不良会带来三大压力，包括被视为第三种压力的造成各种体能和认知能力缺陷的微量营养素缺乏症：参见A. Herforth、A. Jones和P. Pinstrup-Andersen. 2012. 《在农业及农村发展项目中优先重视营养：实际投资指导原则》（参见http://dyson.cornell.edu/faculty_sites/pinstrup/pdfs/wbdec2010.pdf）。
- 欲了解更多有关营养不良双重压力的实证，请参见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 2011. 《从农业到餐桌：农业及粮食如何在预防慢性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美国芝加哥。
- J.L. Garrett和M.T. Ruel. 2005. “发育迟缓儿童和超重母亲的配对：发生率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的关联”。《粮食与营养公报》，第26(2)期：第209-221页。

33. D. Headey. 2011. 《将经济增长变成注重营养的增长》。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2020年展望大会：充分利用农业来改善营养及健康，大会文件第6号。新德里，2011年2月10-12日。
34. 粮农组织。2004. 《2004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监测实现世界粮食首脑会议及千年发展目标进展的进展》。罗马。
35. 本段大量内容参考Christiaensen等（2011）（见注释10）。
36. 本段大量内容参考Christiaensen等（2011）（见注释10）。
37. 世界银行。2008. 《2008年世界发展报告：以农业促发展》。华盛顿特区。
38. M. Ravallion. 2009. 《巴西、中国及印度减贫工作比较》。世界银行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5080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39. A. de Janvry和E. Sadoulet. 2010. “农业增长和减贫：更多实证”。《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第25(1)期：第1-20页。
40. 粮农组织。2012. 《通过体面农村就业促进粮食安全：行动案例》。罗马。
41.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2011. 《战胜贫困与不平等：结构调整、社会政策及政治》。瑞士日内瓦。
42. De Janvry和Sadoulet（2010）（见注释39）。
43. 本节大量内容参考粮农组织。2010. 《通过政策及机构支持小农农业》。粮农组织农业委员会文件第COAG/2010/6号。第22届会议，罗马，2010年6月16-19日。
44. S. Fan和C. Chan-Kang. 2005. “小即是美？亚洲农业中的农场规模、生产率和贫困”。《农业经济学》，第32期：第135-146页。
45. 联合国。2012. 《我们希望的将来》。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成果文件（参见<http://www.un.org/en/sustainablefuture/>）。
46. 本节大量内容参考国际农业发展基金。2010. 《2011年农村贫困报告：新现实、新挑战：下一代的新机遇》。罗马。
47. B. Davis, P. Winters, G. Carletto, K. Covarrubias, E. J. Quiñones, A. Zezza, K. Stamoulis, C. Azzarri和S. DiGiuseppe. 2010. “农村创收活动跨国比较”。《世界发展》，第38(1)期：第48-63页。另见农村创收活动数据库（参见<http://www.fao.org/economic/riga/en/>）。
48. T. W. Schultz. 1964. 《改革传统农业》。美国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
49. S. Haggblade, P. B. R. Hazell和P. A. Dorosh. 2007. “农业与农村非农经济的部门增长联系”。摘自S. Haggblade, P. B. R. Hazell和T. Reardon编。《改革农村非农经济：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机遇与威胁》，第141-182页。美国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印度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
50. Christiaensen等（2011）（见注释10）。
51. S. Wiggins和P. B. R. Hazell. 2008. 《农村非农业和企业发展》。《2011年农村贫困报告》背景文件。罗马，农发基金。
52. S. Bhide和A. K. Mehta. 2006. “印度农村长期贫困率及脱贫之间的联系：面板数据实证”。摘自A. K. Mehta和A. Shepherd编。《印度的长期贫困与发展政策》，第53-85页。新德里，Sage出版社。
53. Wiggins和Hazell（2008）（见注释51）。
54. 粮农组织。2003. 《战胜饥饿计划。减轻饥饿双轨方针：国家及国际行动优先重点》。罗马。
55. 粮安委（2012）（见注释14）。
56. D. Bundy, C. Burbano, M. Grosh, A. Gelli, M. Jukes和L. Drake. 2009. 《学校供餐再思考：社会安全网、儿童发展和教育部门》。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S. Devereux, R. Sabates-Wheeler, B. Guenther, A. Dorward, C. Poulton和R. Al-Hassan. 2008. 《将社会保护与小农发展的支持联系起来》。罗马，粮农组织；K. Greenblott. 2007. 《艾滋病时代的社会保护：审视食物型干预的作用》。专文文件第17号。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
57. H. Alderman和D. Bundy. 2012. “学校供餐计划与发展：我们的问题提得正确吗？”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观察家》，第27(2)期：第204-221页。
58. 波士顿咨询小组的分析表明，肯尼亚学校供餐计划中每投资146美元就能在生产率方面产生1782美元的收益。参见S. W. Omamo, U. Gentilini和S. Sandström编。2010. 《革命：从粮食救济到粮食援助 - 战胜饥饿过程中的创新》。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
59. 这些补贴最好用于低档食品，即消费量会随收入增加而降低的食品。然而，在多数国家，要找到此类食品都很困难，因此解决办法是采用从质量或包装上的区别措施来避免富裕家庭消费此类食品。
60. L. Tuck和K. Lindert. 1996. 《从普惠式补贴到自我瞄准型计划：突尼斯改革中的案例研究》。讨论文件第351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61. 世界银行的ASPIRE在线工具提供全球社会保护及劳动力估计数字最新汇编，包括57个国家2005至2010年的数据，多数为发展中国家。
62. 《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国际劳工组织社会保障（最低标准）公约第102号》。
63. H. Alderman和R. Yemtsov. 2012. 《安全网的生产性作用》。社会保护及劳动力讨论文件第1203号。《世界银行2012-2022年社会保护及劳动力战略》背景文件。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64. Warner. 2010. 《世界银行项目中的成本效益分析》。独立评价小组。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65. L. Brown和U. Gentilini. 2007. “处于边缘：食物型安全网在帮助脆弱家庭应对粮食安全过程中的作用”。摘自B. Guha-Khasnobis, S. S. Acharya和B. Davis. 《粮食不安全、脆弱性和侵犯人权》。英国贝辛斯托克，Palgrave Macmillan出版社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研究所。
66. U. Gentilini. 2007. 《现金和粮食补助：入门》。专文文件第18号。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
67. A. Fishbein和N. Schady. 2009. 《有条件现金补助：减轻眼前和未来的贫困》。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68. 年龄别体重有助于深层次了解营养改善后的短期影响，而年龄别身高则有助于了解营养改善后的长期影响。
69. S. Bailey和K. Hedlund. 2012. 《紧急情况 and 转型背景下现金补助对营养的影响：实证回顾》。伦敦，海外发展研究所。
70. J. M. Agüero, M. R. Carter和I. Woolard. 2007. 《无条件现金补助对营养的影响：南非的儿童支持补助》。工作文件第39号。美国纽约，国际扶贫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71. 各类安全网（上文已有介绍）还能通过填平图19中的低谷，减轻冲击带来的影响。
72. M. Hellmuth, D. Osgood, U. Hess, A. Moorhead和H. Bhojwani. 2009. 《指数型保险和气候风险：发展前景与灾害管理》。国际气候与社会研究所文件第2号。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
73. N. Balzer和U. Hess. 2010. “气候变化与天气风险管理：来自中国和埃塞俄比亚指数型保险计划的实证”。摘自S. W. Omamo, U. Gentilini和S. Sandström编。《革命：从粮食救济到粮食援助 - 战胜饥饿过程中的创新》，第103-122页。罗马，世界粮食计划署。
74. 在2009年基准期，在种植画眉草的农民中，后来购买了保险的农民的单产是没有购买保险的农民的86%。2010年，购买了保险的农民的单产是没有购买保险农民的476%。
75. H. Djebbari和N. B. Hassine. 2011. 《社会现金补助计划对地方经济影响的分析方法》（参见http://www.fao.org/fileadmin/user_upload/p2p/Publications/ReviewLocalEconomyImpacts_finalreport_27june2011.pdf）；A. Fishbein和N. Schady. 2009. 《通过有条件现金补助战胜眼前和未来贫困》。政策研究报告。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S. Handa和B. Davis. 2006.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在有条件现金补助方面的经验”。《发展政策评论》，第24(5)期：第513-536页。
76. A. Barrientos. 2012. “社会补助与增长：我们都知道什么？我们还需要发现什么？”《世界发展》第40(1)期：第11-20页；B. Davis, G. Carletto和P. Winters. 2010. 《农户的迁徙、补助与经济决策》。专刊介绍，《发展研究杂志》，第46(1)期，1月。
77. S. W. Parker和E. Skoufias. 2000. 《PROGRESA计划对劳动、休闲与时间分配的影响》。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E. Galasso. 2006. “努力与唯一的机遇：智利在减轻极端贫困方面的努力”。未出版文稿。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E. Skoufias和V. di

- Maro. 2006. 《有条件现金补助、成人工作积极性及贫困》。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3973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E. Edmonds和N. Schady. 2008. 《减贫与童工》。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4702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V. Amarante和A. Vigorito. 2011. “现金补助计划、收入不平等和地区差距：乌拉圭家庭补助案例”。《剑桥区域、经济和社会杂志》，第4(1)期：第139-154页；M. L. Alzúa, G. Cruces和L. Ripani. 2010. 《发展中国家的福利项目和劳动力供给：拉丁美洲的实证》。CEDLAS工作文件第95号。阿根廷拉普拉塔，拉普拉塔国立大学。
78. J. E. Todd, P. Winters和T. Hertz. 2010. “有条件现金补助和农业生产：墨西哥Oportunidades计划的经验”。《发展研究杂志》，第46(1)期：第39-67页；P. J. Gertler, S. W. Martinez和M. Rubio-Codina. 2012. “投资开展现金补助，提高长期生活水平”。《美国经济杂志：应用经济学》，第4(1)期：第164-192页。
79. S. Handa, B. Davis, M. Stampini和P. Winters. 2010. “有条件现金补助计划的不同处理效应：评估Progresa计划对农户的影响”。《发展有效性杂志》，第2(3)期：第320-335页。
80. K. Covarrubias, B. Davis和P. Winters. 2012. “从保护到生产：马拉维社会现金补助计划的生产性影响”。《发展有效性杂志》，第4(1)期：第50-77页；R. Boone, K. Covarrubias, B. Davis和P. Winters. 2012. 《现金补助计划与农业生产：马拉维的案例》。罗马，粮农组织（油印本）。
81. D. Gilligan, J. Hoddinott和A. Taffesse. 2009. “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的影响及关联”。《发展研究杂志》，第45(10)期：第1684-1706页。
82. G. Berhane, J. Hoddinott, N. Kumar和A. S. Taffesse. 2011. 《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和家庭资产积累计划的影响：2006-2010年》。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83. 参考文献如：世界银行（2008）（见注释37）；X. Diao, D. Headey和M. Johnson. 2008. “非洲走向绿色革命：将实现什么目标，需要什么条件？”《农业经济学》，第39(S1)期：第539-550页；G. Toenniessen, A. Adesina和J. DeVries. 2008. “为非洲的绿色革命建立起联盟”。《纽约科学研究院年报》，第1136期：第233-242页。
84. M. Johnson, P. Hazell和A. Gulati. 2003. “中介要素市场在亚洲绿色革命中的作用：非洲该学到点什么？”《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第85(5)期：第1211-1216页。
85. A. Zezza, P. Winters, B. Davis, G. Carletto, K. Covarrubias, L. Tasciotti和E. Quinones. 2011. “农村家庭的资产获取和市场准入：跨国比较研究”。《欧洲发展研究杂志》，第23期：第569-597页。
86. 如欲了解拉丁美洲背景下的案例，请参见E. Sadoulet, A. de Janvry和B. Davis. 2001. “现金补助提高收入：墨西哥的PROCAMPO计划”。《世界发展》，第29(6)期：第1043-1056页。
87. Brown和Gentilini (2007)（见注释65）。
88. G. Berhane, J. Hoddinott, N. Kumar和A. S. Taffesse. 2011. 《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和家庭资产积累计划的影响：2006-2010年》。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89. R. Holzmann编. 2009. 《2000-08年世界银行的社会保护与劳动力》。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90. 埃塞俄比亚政府. 2009. 《2010-2014年粮食安全计划》。亚的斯亚贝巴，农业及农村发展部。
91. 如欲了解粮农组织在2011年前各版《世界粮食安全状况》和2011年版中估计营养不足人口的传统方法，请参见网上技术说明文件（www.fao.org/publications/sofi/en/）。另外，相关详细介绍也可参见L. Naiken, 2003。粮农组织估计营养不足发生率时所采用的方法。摘自“粮农组织对食物缺乏和营养不足的衡量和评估”。国际科学研讨会论文集，罗马，2002年6月26-28日。
92. 参见www.fao.org/cfs/cfs-home/cfsroundtable1/en/
93. 参见粮安委. 2011. 《饥饿人口数估计方法审查圆桌会议成果》（参见http://www.fao.org/docrep/meeting/023/mc204E.pdf）。
94. 参见 http://esa.un.org/wpp/index.htm
95. 参见R. Sibrián, J. Komorowska和J. Mernies. 2006. 《在测算总人口中食物短缺及食物过剩情况时估计家庭及机构食物浪费及损耗量》。粮农组织统计司工作文件第ESS/ESSA/001e号。罗马，粮农组织。
96. J. Gustavsson, C. Cederberg, U. Sonesson, R. van Otterdijk和A. Meybeck. 2011. 《全球食物损耗及食物浪费：程度、原因与预防》。为德国杜塞尔多夫2011年国际包装展上召开的节约粮食国际大会开展的研究。罗马，粮农组织。
97. 粮农组织. 1996. 《1996年第六次世界粮食普查》。罗马。
98. 由于对数正态分布只涉及两个参数，偏斜度系数就是标准差的简单单调函数，
$$SK = (e^{\sigma^2} + 2)\sqrt{e^{\sigma^2} - 1}$$
还可以用以下公式简单地表示为变异系数的函数：
$$SK = (CV^2 + 3) \times CV$$
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采用对数正态模型时，不应在变异系数不变的情况下单独改变偏斜度。
99. 由于能量需求量要根据体重函数得出，因此要采用某个组别中一个人的身高中位数来估计与该组别典型健康状况相匹配的最低体重。我们按照世卫组织的标准，采用与正常体重指数分布中第50百分位人口数的体重指数对应的体重。

插文中的注释及资料来源

插文2: 1. 国际劳工组织。2006。“体面劳动常见问题解答：使体面劳动成为一个全球目标”（参见http://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press-and-media-centre/insight/WCMS_071241/lang--en/index.htm）。

2. 粮农组织。2012。《通过体面农村就业促进粮食安全：行动案例》。罗马。

3. A. Dorward, S. Fan, J. Kydd, H. Lofgren, J. Morrison, C. Poulton, N.

Rao, L. Smith, H. Tchale, S. Thorat, J. Urey和P. Wobst。2004。“通过机构及政策推动惠及贫困人口农业增长”。《发展政策评论》，第22(6)期：第611-622页。

4. 国际劳工组织/粮农组织/国际食品、农业、酒店、餐馆、餐饮服务、烟草暨同业工人联合会。2004。《农业工人及其对可持续农业及农村发展做出的贡献》。瑞士日内瓦。

插文6: 1. E. Duflo。2005。“发展中的性别平等”（油印本）（参见<http://economics.mit.edu/files/799>）；世界银行，2001。《在发展中重视性别问题：在权利、资源和观点等方面实现性别平等》。世界银行政策研究报告第21776号。华盛顿特区。

2. S. Sandström and L. Tchatchua。2010。“现金补助能在紧急情况下改善粮食安全吗？来自斯里兰卡的实证”。摘自Omama等（2010）（见注释58）。粮农组织（2011）（见注释12）。

3. F. Veras, R. Ribas和R. Osorio。2007。《评价巴西Bolsa Familia计划的影响：现金补助计划比较研究》。巴西利亚，国际扶贫中心。

4. M. Suarez等，2006。《Bolsa Familia计划和性别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交给巴西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和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的报告，巴西利亚。

5. M. Grosh, C. del Ninno, E. Tesliuc和A. Ouerghi。2008。《为了保护与促进：有效安全网的设计与实施》。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6. B. Shubert和M. Huijbregts。2006。

《马拉维社会现金补助试点计划：初步经验教训》。在儿童、妇女和家庭社会保护：最近经验分析会议上所做的报告。联合国儿基会，美国纽约，2006年10月30-31日。

7. S. R. Gitter和B. L. Barham。2008。“孟加拉国的妇女权力、有条件现金补助和学校教育”。《世界银行经济评论》，第22(2)期：第271-290页。

8. J. Drèze和G. G. Kingdon。2001。“印度农村入学情况”。《发展经济学评论》，第5(1)期：1-24页。

9. A. Ahmed, A. Quisumbing, M.

Nasreen, J. Hoddinott和E. Bryan。2009。

《比较孟加拉国为极端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补助及现金补助》。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10. B. Rogers和J. Coates。2002。《食物型安全网及相关项目》。社会安全网入门系列。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11. H. E. Bouis和J. Hunt。1999。“将粮食安全和营养安全联系起来：以往经验与未来机遇”。《亚洲发展评论》，第17(1/2)期：第168-213页。

插文7: 1. E. Skoufias, S. Tiwari和H. Zaman。

2011。《我们在粮食危机中能依靠现金补助来确保膳食多样化吗？来自印度尼西亚的估计数》。政策研究工作文件第5548号。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

2. 粮农组织。2011。《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对营养的影响：政策及计划应对》（参见<http://ebookbrowse.com/gdoc.php?id=165494341&url=44b28e9a058c2c755b9efbd49245a33f>）。

3. Skoufias等（2011）（见注释1）。

4. R. Sabates-Wheeler和S. Devereux。

2010。“现金补助与高粮价：埃塞俄比亚生产性安全网计划成果诠释”。《粮食政策》，第35(4)期：第274-285页。

5. A. Ahmed, A. Quisumbing, M.

Nasreen, J. Hoddinott和E. Bryan。2009。

《比较孟加拉国为极端贫困人口提供的食品补助及现金补助》。华盛顿特区，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

插文9: J. Hoddinott, J. Maluccio, J.

Behrman, R. Flores和R. Martorell,

2008。“幼儿期营养干预对危地马拉成人经济

生产率的影响”。《柳叶刀》，第371期：第

411-416页；J. R. Duryea和J. S. Behrman

Maluccio。2008。“解决危地马拉幼儿期营养

短缺问题”。华盛顿特区，泛美开发银行；

J. R. Behrman, M. C. Calderon, J.

Hoddinott, R. Martorell, S. Preston和A.

Stein。2008。《生命早期营养状况会影响下一代

营养状况》。美国费城，费城大学。

插文11: 1. K. Subbarao。2003。《系统性冲击及社会

保护：公共建设项目的的作用及有效性》。社

会保护讨论文件系列第0302号。华盛顿特区，

世界银行；R. Antonopoulos。2009。《通过一

揽子刺激计划和创造公共就业机会来促进性别

平等：南非公共建设项目扩大计划的经验》。

公共政策简报第101号。美国纽约，巴德学院利

维经济研究所；N. Kabeer。2008。《针对非正

规经济的社会保护中的性别主流化》，T

Johnson编。伦敦，英联邦秘书处。

2. R. Holmes和N. Jones，2009。《农村经济

中的性别不平等、风险及脆弱性：调整公共建

设议程，考虑经济社会风险》。《2010年粮食

及农业状况》背景文件。伦敦：海外发展研

究所。

3. E. Enarson。2000。《性别与自然灾害》。

危机应对及重建InFocus项目工作文件第1号。

瑞士日内瓦，恢复与重建部，国际劳工局。

4. P. A. Higgins和H. Alderman。1993。《劳

动与女性营养：对加纳的能量支出、生育率及

营养状况的研究》。华盛顿特区，康奈尔大学

粮食及营养政策项目出版部。

附件1 注释

各国都在定期修订过去和最新报告期的官方统计数据。联合国的人口数据也在定期修订。如出现修订，粮农组织将按照修订结果对自己的营养不足估计数进行相应修订。因此，提请用户只参考同一版《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中估计数的变化，避免对不同年份的报告版本中的数据进行比较。

1.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在1990-92年至2015年间，将营养不足人口数减半。
2. 千年发展目标1C：在1990年至2015年间，将饥饿人口比例降低一半。指标1.9：处于最低膳食能量消费水平以下的人口比例（营养不足）。最终结果采用统一计算方法获得，并以全球范围内三年内的最新数据平均值为依据。可能一些国家的数据较新，因此采用此类数据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营养不足发生率估计数，从而使进展评估受到影响。
3. 最新报告期指2010-12年临时估计数，基准期为1990-92年。对于那些在基准期尚不存在的国家而言，1990-92年的营养不足人口比例是以1993-95年的比例为准，营养不足人口数为按照1990-92年人口数和该比例计算的结果。
4. 符号及颜色代表按目前趋势预测到2015年的进展情况：

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千年发展目标
◀▶ 变化幅度在 ± 5% 范围内	■ 目标已实现或预计于2015年前实现或发生率 < 5%
▼ 人数减少5%以上	■ 进展不足，如果现状持续下去，则实现目标无望
▼* 已实现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目标	■ 没有出现进展或恶化
▲ 人数增加5%以上	
na 未评估	

5. 数据不足、难以评估的国家、地区及领地不属于考虑之列，其中包括：美属萨摩亚、安道尔、安圭拉、阿鲁巴、巴林、不丹、英属印度洋领地、英属维尔京群岛、坎顿和恩德贝里群岛、开曼群岛、圣诞岛、科科斯（基林）群岛、库克群岛、赤道几内亚、法罗群岛、福克兰群岛（马尔维纳斯）、法属圭亚那、直布罗陀、格陵兰岛、瓜德罗普岛、关岛、梵蒂冈、约翰斯顿岛、列支敦士登、马绍尔群岛、马提尼克岛、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中途岛、摩纳哥、瑙鲁、纽埃、诺福克岛、北马里亚纳群岛、阿曼、帕劳、皮特凯恩群岛、波多黎各、卡塔尔、留尼旺、圣赫勒拿岛、圣皮埃尔和密克隆岛、圣马力诺、新加坡、托克劳群岛、汤加、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图瓦卢、美属维尔京群岛、威克岛、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西撒哈拉。

特殊国家组别的构成情况：

6. 包括：阿富汗、安哥拉、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苏丹、东帝汶、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瓦努阿图、也门、赞比亚。
7. 包括：阿富汗、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中非共和国、乍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马拉维、马里、蒙古、尼泊尔、尼日尔、巴拉圭、摩尔多瓦、卢旺达、斯威士兰、塔吉克斯坦、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土库曼斯坦、乌干达、乌兹别克斯坦、赞比亚、津巴布韦。

8. 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贝立兹、佛得角、科摩罗、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牙买加、基里巴斯、马尔代夫、毛里求斯、荷属安的列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所罗门群岛、苏里南、东帝汶、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瓦努阿图。
9.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肯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莫桑比克、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卢旺达、塞拉利昂、索马里、塔吉克斯坦、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津巴布韦。
10. 包括：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伯利兹、玻利维亚、喀麦隆、佛得角、刚果、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萨尔瓦多、斐济、格鲁吉亚、加纳、危地马拉、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洪都拉斯、基里巴斯、老挝、莱索托、摩尔多瓦、蒙古、摩洛哥、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萨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叙利亚、东帝汶、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越南、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也门、赞比亚。
11. 包括：阿富汗、孟加拉国、贝宁、布基纳法索、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科特迪瓦、朝鲜、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冈比亚、格鲁吉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肯尼亚、基里巴斯、吉尔吉斯斯坦、老挝、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蒙古、莫桑比克、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菲律宾、摩尔多瓦、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所罗门群岛、索马里、斯里兰卡、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东帝汶、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乌兹别克斯坦、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12.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佛得角、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几内亚比绍、加蓬、冈比亚、莱索托、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舌尔、索马里、斯威士兰。
13.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阿富汗、马尔代夫。
14.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缅甸、文莱、东帝汶。
15.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伊拉克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
16.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安提瓜和巴布达、巴哈马、巴巴多斯、多米尼克、格林纳达、荷属安的列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格林纳丁斯、牙买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7. 除表中所列国家外，还包括：伯利兹、圭亚那、苏里南。
18. 包括：斐济群岛、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新喀里多尼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

符号

- < 0.5 营养不足人口数小于50万
- < 5 营养不足人口比例低于5%
- na 不适用
- ns 无统计学意义。

资料来源：粮农组织估计数。

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

经济增长很有必要，但不足以加快减缓饥饿及营养不良

《2012年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在经过改良的全新方法基础上，对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做出了新的估算。新的估算数字表明，过去20年在减轻饥饿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已经超出预计，而且只要加大努力，我们完全有可能于2015年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下的减轻饥饿目标。然而，长期营养不良人口的数量仍然高得让人难以接受，因此消除饥饿依然是一项严峻的全球性挑战。

今年的报告还探究经济增长在减轻营养不良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当经济增长能帮助贫困人口增加就业和创收机会时，才能发挥最有效作用。可持续农业增长往往能有效地惠及贫困人口，因为多数贫困和饥饿人口都居住在农村地区，并主要以务农为生。然而，增长不一定意味着所有人的营养水平都能得到提高。有些政策和计划能带来“注重营养”的增长，如那些能支持饮食多样化、帮助人们更好地获得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和医疗服务、为消费者提供充足营养和育儿措施等方面教育的政策和计划。

经济增长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惠及贫困人口，而且可能无法惠及其中最贫穷的那部分人口。因此，社会保护对于尽快消除饥饿起着关键作用。此外，社会保护如能合理构建，还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有助于开发人力资本，帮助农民管理风险，采纳改良技术。最后，要想在减轻饥饿方面取得快速进展，政府就必须采取行动，在透明、参与、问责、法治和人权基础上构建的治理体系下，提供关键的公共产品及服务。

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IN THE WORLD - 2012

ISBN 978-92-5-507316-8



9 789255 073168

I3027Ch/1/12.12